

- (b) 提出各种措施，加强博茨瓦纳收容南非难民及对难民提供援助的能力；
  - (c) 确定博茨瓦纳为此所需援助的数量，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9. 请所有国家及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与组织对博茨瓦纳紧急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10. 请秘书长监测有关这一问题的事态发展，并按照情况的需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11.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 10. 联合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 决定：主席的声明

1985年8月29日，经非正式协商后，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表声明<sup>1</sup>如下：

安理会成员同意由安理会召开一次外交部长级的纪念会议以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议程为：“联合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成员们还同意这次会议于1985年9月26日举行。

考虑到实际因素，还同意会议开放给安理会成员发言。

在1985年9月26日第2608次会议上，安理会无异议地将提议的项目列入议程。

秘书长忆及在开幕会议上安全理事会首任主席的发言，安全理事会将履行一项独一无二的任务，即领导集体行动，以维持和平、正义和法治，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多边组织的概念一直与各创始国的信念和希望一致。将近40年来，安全理事会在例会上与其成员国一起时刻响应呼吁，多次采取有效措施以证明其能力；各国政府总是派出高素质的代表。秘书长指出，在这40年里，安全理事会在世界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世界通过技术和社会进展，在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尽管许多需求仍需得到满足。政治分歧仍然没有消除；其中一些分歧日趋加深和强烈。它们的根源在于互不相容的思想意识、彼此竞争的民族野心、领土争端以及国际社会在结构上的改变。这些分歧的症状有恐惧和怀疑、恐怖主义、过于庞大的军备数量以及过于频繁地爆发冲突。尽管如此，15个代表所有区域和十分不同的政治倾向的国家仍在保持接触，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安全理事会的独特性质。尽管安理会似乎无法消除政治分歧，但它能够限制和降低分歧所造成的危险的狂热。

秘书长接着说，自1983年以来安理会一直在协商提高效率的手段，当然从过去的成绩和缺点两方面，可以汲取许多经验。他表示希望，安理会通过意见一致地建设性地解决所有会员国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将向联合国会员国重申安理会的效用。秘书长指出，危机往往是在安理会采取预防措施为时已晚时才提交安理会的，那么安理会不妨建立一种经常性监测程序，以发现造成紧张局势的可能原因；如果对潜在的冲突事件商定一个调查事实的程序，将会大有益处。有关维持和平部队问题，他指出，业已证明这种部队是防止冲突复发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且补充说，将来可以用这种部队阻止武装冲突的爆发。

最后，他重申没有人对安理会的目标或重要性有任何怀疑。然而，他希望提高理事国之间更有效地协同工作的能力，从而增强其采取必要决定的集体能力。过去安理会成员之间的重大政治分歧并没有使安理会总是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充分发挥效能的安理会将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他呼吁各国政府个别地、双边地和多边地考虑安理会的集体行动，并且将这一问题列入大会纪念性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会议的议程上。他表示希望，

<sup>1</sup> S/17424。

这一盛事将有助于加强和恢复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威望，并使安理会焕发新的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sup>2</sup>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说，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这一任务之所以紧迫，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于那些不愿意承认时代的现实、一味争取军事优势、寻求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的人。世界要么朝着目前这种充满危险性后果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要么共同努力，避免战争的威胁，结束军备竞赛，把资金转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反希特勒联盟的经验和联合国的成立所证明的合作和和平共处原则，是惟一能取代核悲剧的合理选择。他认为，在联合国会员国为了共同利益能够摆脱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分歧时，联合国组织就绝对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坚持认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没有武器的世界，但目前武器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继续增长，包括计划获得空间武器。该外长证实，苏联不会首先带着武器进入外空，尽管它有能力采取必要的反措施。

该外长进而指出，苏联已经把一项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发展国际合作的提案提交给大会审议。他呼吁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都要为实现裁军作出贡献，并且宣布苏联已经单方面停止了核爆炸。他补充说，业已证明核查问题是禁止核试验的一个障碍，并提议就有关消除核威胁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议。

该外交部长敦促世界消除侵略和冲突的温床，如干涉尼加拉瓜的内政、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其他国家，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尊重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主权等项原则。苏联在双边关系和地域一级的关系中，在继续发展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议）这一进程时，在提出全面处理亚洲的安全这一设想时，都努力促进实现这一可信赖的安全的目标。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联合国寻求的也是同一目标。

他还认为，世界应该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应该实现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完全平等和真正民主。他敦促消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歧视，扩大双边互惠的贸易、科技关系，消除饥饿和落后并保护环境。

谈及增强安全理事会的效力时，该外长指出，在加入联合国时，所有国家都承诺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各会员国最起码应该做到的是遵照安理会的决定采取行动。绝不能容许这些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在这方面，他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正在努力促进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通过的决定。

最后，该外长强调，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也不能只为有限的国家集团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意味着人人享有和平，而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和平。他强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原则的重要性，强调其他安理会理事国及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的作用，并表示希望，不管它们存在着什么分歧，绝不能无视它们捍卫和平的共同责任。<sup>3</sup>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说，世界战胜反动力量和好战力量是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威胁的突出例子，是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实行合作的结果。乌克兰感到自豪的是，《宪章》序言和第一章“原则与宗旨”都是由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主持下的委员会起草的。他承认本组织取得的成就，把联合国缺乏效率的责任归咎于那些虽然承担了义务、却不愿意或拒绝履行这些义务的国家。他谴责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威胁和讹诈政策，并且坚持认为本组织绝不能成为任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工具。

他认为，就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言《宪章》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指出，40多年来，它能够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本组织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有发表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该《宣言》对所有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宝贵援助，使几十个以前的殖民地和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了独立。

<sup>2</sup> S/PV.2608，第3-11页。

<sup>3</sup> 同上，第12-21页。

他强调安全理事会在消除一些国际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其工作的成败取决于各理事国的政治意愿。为履行它的职责，安理会获得了许多权力，包括有权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并实施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谈及《宪章》，该外长注意到，在核空间时代，《宪章》没有失去一点意义，核时代为人类提供了无可限量的机会和前景，但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毁灭的真正威胁。他呼吁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停止军备竞赛并防止将军备竞赛扩散到太空、政治解决冲突及使国际经济关系正常化。他认为，庆祝联合国成立 40 周年，应该成为新的推动力，促进各会员国实现庄严载入《宪章》的崇高目标和原则。<sup>4</sup>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忆及，1945 年，51 个国家重申了对人类尊严和对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平等的信念，一致同意建立联合国，以便建立更合理且更稳定的国际秩序。在当今世界里，联合国创始国所关注的问题仍然存在。安全理事会的经验表明，安理会能够且必须协助创造一种气氛，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不能保障和平与安全。该外长表示相信，每个国家都愿在和平环境里取得生存的自由，在这个环境里，它们能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也不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人们承认每个国家有自卫的权力，但应该承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已引起了一场紧张的军备竞赛，这远远超出了正当的自卫需要，而且还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每年在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使世界消除严重饥荒。

该外长指出，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不人道的的基本问题，如种族隔离制度，30 多年前，这个问题就首次引起了安全理事会的注意。他遗憾地指出，加速种族隔离灭亡的措施没有得到那些最有能力使这些措施有效实施的国家的全力支持。

该外长补充说，世界各地，如南部非洲、中东、东南亚和中美洲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冲突，有些争端需要采取国际解决办法，但其他一些争端能够在地区一级得到解决。

该外长进而指出，许多冲突都是因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没有全球经济安全所造成的。他呼吁各金融机构改变它们的政策和办法，从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民主合作不可或缺的世界里，避免发生社会和政治动乱。他认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遇到了许多障碍，如不执行决议和决定、单方面使用武力来谋求狭隘的私利以及一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愿意采取集体行动。不过，业已证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还是富有能力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时代及其会员国的要求。他支持秘书长关于本组织的工作的报告，尤其是 1982 年和 1985 年的报告中所载的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建议。

该外交部长认为，安理会应该促进在区域和国际两级建立信任措施。他表示赞成预防性行动，并指出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冲突。他希望，安理会解决最次要问题的能力将转化为日益增长的信任，超级大国将把对方视为竞争者而不是敌人。他还指出，不应该用否决权来违反《宪章》的原则。他认为，应确定一些非程序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停止或限制使用否决权。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认为，应该允许秘书长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发挥预防性外交的作用。他称赞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最后他呼吁会员国重新致力于实现《宪章》的原则。

5

泰国外交部长赞扬联合国，特别是赞扬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效力，他指出，全球到处都有战争和战争威胁，在某些地区战争并未爆发，因为军事联盟维持了一种靠不住的不战不和的局面。他建议，安全理事会为发挥《宪章》授予它的作用可以采取下列步骤。首先，依照第三十三条第一项，呼吁双方在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之前，首先谋求以各种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补充说，安全理事会不应匆忙开会，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作出裁定，除非它确认有关双方已探索了其他和平途径而未获成功。第二，尽管《宪章》第三十四条载有规

<sup>4</sup> 同上，第 21-26 页。

<sup>5</sup> 同上，第 26-37 页。

定，但安全理事会还没有任何机构来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情势。他认为，可以增加为安理会服务的秘书处工作人员以满足这些需要。此外，应该鼓励并授权秘书长利用一切手段收集情况，从而使他能更好地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行使职权。秘书长应该定期地向安全理事会汇报这种情报。第三，一旦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应该鼓励冲突双方进行真诚的谈判。他认为，安理会不应该是一个“公共外交”场所，而且把时间花在听取与争端无直接关系的国家的有讲稿的发言，这无益于使安理会成为认真谈判的论坛的各种努力。这种谈判可在安全理事会主席领导下，在秘书长的协助下，或在根据《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设立的、由安全理事会部分成员组成的“调停委员会”协助下进行。

该外长强调，重点应放在和平解决争端上，而不只是通过另一项永远得不到执行从而削弱了安全理事会威信和权威的决议。他呼吁各理事国为实现《宪章》中的宗旨作出各自的贡献，并补充说，泰国政府将联合国看成是小国权利的最后捍卫者。<sup>6</sup>

秘鲁外交部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理想和实际动机导致了联合国的创立，尽管这些动机并非总是明确和完全相容的。原来的国际政治合作概念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大国之间意识上的辩论尖锐化了，另一方面在裁军及集体安全的制度化方面没有相应的进展。他补充说，必须设计一些机构使人们可以在永久的职权范围内建立集体安全。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严重停滞不前，大会上的发言充斥着华丽辞藻，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采取强制性的抑制态度便证明了这一点。他关切地注意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逐渐被置于联合国的活动范围之外。这种情况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国际机构已经过时了。他补充说，《宪章》中所载的集体安全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缺陷，因为否决权带来了不平等，同时对常任理事国给予的特权地位也损害了中小国家的利益。他提醒各理事国，大国的承诺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促进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联合国发挥新的政治作用，承认发展中世界的主权和建设性参与，要求采取步骤以确保安全理事会能够有效地着眼于寻找一致和谈判，并且摒弃任何保护人的观念。他还指出，安理会基本的维持和平职能需要协商一致；落后问题是造成混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作为不公正的结果的不发达状况也是不稳定的原因。安理会应该处理根本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麻烦地区的问题，应该让迄今被抛在一旁的国家发挥核心作用。应该允许秘书长在那些不涉及全球战略问题的地区或情势中采取行动。关于不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他要求采用《宪章》所要求的行动，包括第七章中的措施来取代抱怨。他说，现在的国际合作已经瘫痪，特别是南北国家之间的鸿沟不但威胁到联合国的存在，而且也威胁到多边主义的概念。最后，该外长指出，泰国相信并且致力于采取行动来保证真正民主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可以通过寻求一致意见及所有国家的发展来实现和平，通过真正的公正来实现所有国家的发展。他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超越仅仅抑制现有冲突的作用，并成为解决严重冲突的机构。<sup>7</sup>

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指出，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来理解，包括防止战争、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各国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维护正义、履行国际义务及促进所有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他认为安全概念与经济安全概念是不可分割的，除非所有国家承诺承担集体责任，而且除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在它们之间寻求尽可能多的共同立场，安全的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实现。协商一致精神应该永存于会员国中间，《宪章》原则应该成为联合国所有行动和决定的中流砥柱。他表示感谢秘书长提醒会员国以下重要问题：如安理会在军备管制中的作用；集体安全制度的本质；防止和减少冲突；取得一致和合作精神的必要性；及会员国随时准备促使安理会采取行动及尊重和执行其决定。国际社会已找出了安理会的缺点，并且期望安理会理事国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加强安理会的实力和作出决定及采取行动的能力。他补充说，使安理会瘫痪的主要障碍似乎是理事国不能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及时达成广泛的协商一致。他又说，理事国之间不同利益的倾向压倒它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从而对安理会的权威和完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他要求人们考虑各种途径来加

<sup>6</sup> 同上，第 37-46 页。

<sup>7</sup> 同上，第 46-56 页。

强安理会和秘书长各自的预防作用，这包括建立快速报警制度；系统地提供有关现有危机和潜在危机的数据；授权安理会和秘书长甚至在没有正式通知问题时采取主动行动；把安理会的努力同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努力联系起来；及寻求新的和解程序。他敦促人们充分利用《宪章》，包括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提供的一切资源。他强调指出，对那些既没有威慑力量又没有足够的军事潜力的国家来说，只能依赖于安理会在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的作用。最后，他总结说，国际安全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安全，应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sup>8</sup>

印度商业国务部长承认正在讨论的主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以不信任、不平等、紧张和冲突为特点的世界中，联合国一直是希望的灯塔。对于本组织的成就，他列举了非殖民化进程、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形成关于人权的普遍意识及联合国推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他补充说，业已证明联合国是为最紧迫的国际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最合适论坛。他表达了印度和不结盟国家运动对联合国及《宪章》中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的坚定信念。他表示深深感谢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发人深思的报告及其务实的建议。

有关安全理事会，他注意到，尽管它在防止战争爆发的安全网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其弱点和缺陷，特别是理事国之间缺乏一致的精神使它不能成为《宪章》中所设想的有效工具。他认为，强国和富国缺乏作为弱国和小国利益的保护者的政治意愿，因此安理会不能努力实现其基本目标。他强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使它们负有超越狭隘民族利益的额外责任。

该部长指出，在创始会员国的构想中，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的与裁军进展有着密切联系。他敦促安理会理事国按照《宪章》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建立军备管制制度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在这方面，他忆及在印度总理倡议下举行的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该声明敦促核武器国家停止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试验、生产和部署。跟随在这第一步之后的将是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持续裁减军备计划，伴之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联合国系统并确保大量资源紧急转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他称赞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如强调安全理事会在通过非正式努力来控制危机形势和派遣事实调查团的预防性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秘书长的责任，使秘书长能奉行悄悄的外交，并与安全理事会合作发挥斡旋作用。他欢迎安理会维持和平的活动，并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利用《宪章》第六和第七章所规定的手段。他强调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召开定期高级别会议的重要性，并且突出秘书长提出的三项建议，即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应当放弃双边分歧，优先考虑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理事国应当竭尽全力来解决一两个重大问题，如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在纪念四十周年的时候，应当让理事国重申《宪章》义务，特别是有关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该部长进而指出，基于公平代表原则增加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已是刻不容缓了。他还指出，虽然安全理事会负有特殊责任并享有特殊权力，但大会也具有道义和立法上的权威，可以就《宪章》所规定的一切问题发表和提出建议，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或对抗的地方或空间。<sup>9</sup>

法国外交部长注意到，虽然悄悄的外交有好处，常常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安全理事会本来的作用应该是采取公开立场。在《联合国宪章》通过 40 年之后，再考虑到通信工具的影响，国际公众舆论与负责外交行动的个人和机构之间必须建立联系。但是，他承认，这种联系实际上削弱了，安理会与世界公众舆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鸿沟。因此，安理会和本组织的威望受到损害。本组织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行动为主

<sup>8</sup> 同上，第 56-62 页。

<sup>9</sup> 同上，第 62-70 页。

的安全理事会和由普遍性和投票平等原则主导的作为议事机构的大会之间的平衡。安理会的任何软弱都会危害这种平衡，从而损害本组织的有效性和信誉。安全理事会的这次纪念会议为所有理事国就安理会能够且应该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交换意见提供了机会。重振安理会是庆祝 40 周年的最好方法。

该外长进一步指出，联合国不是一个超国家，也不是一种世界政府。它是接近实现《宪章》中明确规定的普遍目标的主权国家的机构。尽管它经历了困难、甚至失败，但它必须仍然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该外长注意到某些问题不是没有在联合国内得到解决，就是产生一些纸上谈兵的决议，因此坚信，某些最重要成员之间的不和并非这种现象的惟一原因。令他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各自的职能模糊不清，安理会的辩论日趋变成大会辩论的替代品。

他认为，任何体制改革都会削弱本组织潜在的有效性并带来分散的主题。《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方面负有主要责任；根据《宪章》第九十八和九十九条，秘书长不可否认地要发挥作用；根据《宪章》赋予它的职能，大会同样能够作出贡献，但要以不同的方式。他确认，所缺少的是政治意愿，缺少充分利用本组织资源的决心。

他强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并补充说，法国方面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从东西方对抗的逻辑中摆脱出来，并且认为奉行真正不结盟政策的安理会理事国能够作出重大贡献。他呼吁安全理事会不要陷入没完没了的非公开争论之中，应在主要的世界性问题上采取公开立场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该外长表示，他支持秘书长在促进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中发挥作用。

总之，他要求所有会员国起到更切合实际的作用，并强调，归根结蒂，本组织的成败取决于会员国的集体意愿。<sup>10</sup>

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忆及埃及在起草《联合国宪章》中所起的作用，它还作为创始国签署了《宪章》。他对埃及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感到骄傲，这种联系使埃及能够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公正而科学地分析联合国的经验，40 年过于短暂。他注意到，尽管同一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本组织未能满足人民对获得解放和行使《宪章》所赞同的权利的愿望。

他提及安全理事会未能促进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种族隔离和南部非洲问题，也未能消除世界人民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

他建议会员国在大会讲坛和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应得到认真研究。

该外长提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先前提出的建议：在联合国框架内审查和评价国际局势的各个方面，以便建立以公正、和平和繁荣为主宰的新的国际秩序。他进而提及埃及建议召开大会特别会议以讨论联合国的活动和宗旨以及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他还忆及大会本届会议主席的开幕词，即关于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联合国宪章》，以消除《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之间的矛盾。他注意到大会主席关于《宪章》第二十七条的讲话，该条给常任理事国一个双重否决权，而《宪章》的起草人从未打算这样做。

该外长重申埃及支持加强联合国的效力，并指出，对埃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来讲，《宪章》的原则和规定可以保障维护它们的独立和主权。提及联合国在处理许多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所使用的方法，他注意到，本组织渐渐离开《宪章》所主张的哲学，特别是关于集体安全制度的哲学。他强调，需要对当今的国际局势进行透彻分析和科学而现实的诊断，以便重振相互依存和团结的概念。他补充说，只要认真研究，就能证实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安全理事会丧失能力，无法通过决定性决议以遏制侵略

<sup>10</sup> 同上，第 71-77 页。

并解决国际争端或确保通过的决议得到执行。他接着指出，缺乏政治意愿，使安理会的作用削弱到仅仅进行谴责。此外，否决权屡屡遭到滥用，这种现象导致各种国际冲突陷入了两个敌对集团之间对抗的恶性循环中。为了恢复安理会有效行动的能力，集体意愿和手段的可用性都是重要的。发言人认为，安理会理事国的合作及安理会与大会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局势和冲突，安理会有各种机制可以采用。他提及维持和平部队、秘书长的斡旋、安理会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在预防性外交的框架内审查国际局势和监测“严重事件”。秘书长也可能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事提请安理会注意，并就潜在冲突地区问题进行磋商和整理资料。

该外长倡议使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更新和合理化，以便使它们成为最终的规则，同时更具灵活性，足以反映国际关系新的需要。他进而指出，埃及打算提出一套具体倡议，旨在提高本组织的效率。

他提及具体实例，如安理会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并且对这些决议仍然缺乏执行它们的有效机制这一情况表示遗憾。他最后强调《宪章》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赋予的责任，并表示，希望找到恢复对安全理事会信任的新方法。他希望，联合国不久将成为不同文化结合的地方，并作为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公正和繁荣的国际关系的促进者而兴旺发达。<sup>11</sup>

丹麦外交大臣指出，丹麦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是丹麦对外政策的基石。丹麦通过参加本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积极支持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里的努力，表现出了它对联合国的坚定而一贯的支持。他还提及丹麦在安全理事会中所作的努力，《宪章》对安理会赋予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他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履行其已获授权的责任的能力。但是，他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在实际的国际生活环境中，安理会在维护稳定和限制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该外交大臣又指出，丹麦代表团努力使安理会成为一个谈判论坛而不是辩论论坛。安理会应当与大会明确区分开来，因为这两个机构都很重要，但各自的作用却有所不同。安理会需要以一个声音发言，以便向冲突双方发出毫不含糊的信号，并确保安理会的决定得到执行。他补充说，安理会应当在区域范围内处理区域冲突，而不要把区域冲突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世界性竞争的结果。

丹麦政府认为，南非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增加对南非的压力，以便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有关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他对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表示失望。尽管如此，他注意到，在安理会支持下，秘书长得以取得了某些成果，将两伊战争的势头压了下来。

他重申安理会理事国对秘书长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特派团的强力支持。作为一个 20 多年来一直对联塞部队派出军队的国家，丹麦希望秘书长的最新努力将尽早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框架协议，并敦促各方与秘书长合作。

他还忆及北欧五国政府有关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报告，该报告是在 1983 年 6 月提交秘书长的。在该文件中，北欧国家政府支持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需要召开安全理事会的定期会议作为预警制度的一部分以及更经常地行使秘书长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的权力。他呼吁支持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安理会应该集中精力解决摆在它面前的一两个主要问题。他认为，安理会应当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在处理南部非洲的问题上。他最后强调需要加强安理会在维持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充分执行《宪章》中已有的规定，首先冲突各方应当具备利用安理会这一机构和遵守其决定的充分政治意愿。<sup>12</sup>

<sup>11</sup> 同上，第 77-89 页。

<sup>12</sup> 同上，第 89-93 页。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强调安全理事会在如此隆重的时刻举行外长级会议的重要意义。在联合国存在的 40 年里，尽管没有发生世界战争，但是军备竞赛和区域冲突使和平经常受到威胁，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安理会在预防和制止冲突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该外长指出，安理会在某些问题上也曾作出过错误决定，违背了世界人民的意志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补充说，按照《宪章》的规定来衡量，安理会在履行职能方面还存在相当的差距。

他认为，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改变了联合国的构成，在活动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安理会过去的经验表明，当安理会的行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合理要求时，工作就有成绩。同时，当违背《宪章》的原则、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安理会时，工作就遭受挫折。

有关加强安理会作用的可行方法，该外长指出，安理会的一切活动，包括维持和平的行动都必须符合《宪章》的规定，所有理事国都应遵守和维护关于尊重别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此外，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能时，应当认真听取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正确主张，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体现它们的正当愿望。安理会应当按照《宪章》的规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行事。他随后补充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忠实履行《宪章》所赋予的特殊责任，应当带头遵守《宪章》的原则，尊重会员国的共同意志并与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平等协商。他强调指出，否决权不应成为庇护侵略和不义行为的工具。

该外长称赞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提出的一些主张和本组织许多成员国提出的一些建议，特别是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长之间的配合和协作；必须确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建议支持秘书长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或安理会的授权所作的努力。他强调，希望安理会为提高其效率继续作出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能尽早取得具体成果。

关于整个联合国，该外长认为，除安全理事会的职能之外，加强大会的职能也是迫切的问题，大会比安全理事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他注意到，近年来，大会在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努力下，在维护和平与安全、反对侵略和伸张正义方面，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决议。

他最后指出，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按照和平共处原则同各国发展关系。<sup>13</sup>

布基纳法索外交与合作部长说，40 年前，世界人民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表示了他们的共同决心，要拯救后代免于战祸，同时宣布他们对基本人权及所有人类和各国平等的信念。创建联合国正是这一共同意志的具体表示。谈到联合国和秘书长在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的作用，发言人想知道“全体人类的更美好世界”意味着什么，安全理事会发挥了什么作用且应发挥什么作用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对于布基纳法索——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没有种族和文化歧视、没有剥削、压迫和垄断、没有无知、饥饿、干旱和疾病的世界。

该外长认为，联合国的宗旨就是要严格以这种办法改造世界，现在到了个别地和集体地评价其成败的时候了，并且要开创本组织的新前景以更好地适应会员国的新情况。安全理事会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依据《宪章》的授权，安理会要通过其积极行动或消极行动来判断本组织的宗旨是否实现。他称赞联合国所采取的建设性行动，特别是尚未完成的非殖民化任务，称赞某些国际合作措施，这帮助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 40

<sup>13</sup> 同上，第 94-100 页。

年里,《联合国宪章》经常被藐视。种族优越感,即殖民主义的基础将消失这一希望没有成真。不接受别人存在的现实,把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强加给别人的好战决心导致紧张和对抗,这些现象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都可以看到。承认世界划分为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鼓励了两极化现象。

发言人通过比喻警告世界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并且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所产生的反作用表示遗憾。他认为,《联合国宪章》是作为一份“前瞻性”文件拟定的,以确保本组织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对本组织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解决会员国的发展问题,将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该部长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的办事效率不高,他提议扩大安理会,而且如果不能使否决权作废,则对它进行审查和纠正。

该部长还建议在1986年召开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他认为,这样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永久威胁的重要问题没有列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最后,该部长呼吁联合起来,结束侵略、消灭饥饿和无知,并确保人民对现有秩序中的不公正的合法斗争取得胜利。<sup>14</sup>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忆及,澳大利亚是参加创建联合国工作的51个国家中的一个。尽管澳大利亚确实知道大国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和势力范围的存在,但它努力强调小国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将它们作为决策过程,特别是在影响其福祉的问题上的一种力量得到接受。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军备控制和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对它的影响。澳大利亚感到骄傲的是,它是西方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但它对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不信任感到关切。他敦促超级大国就需要限制发生冲突的危险和特别是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寻求有效地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达成谅解。他接着说,大国应该理解小国的普遍担心,现在无视甚至是区域动乱的后果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核战争的后果了。

有关南非的局势,该外长对南非政府的活动所造成的威胁,如阻碍纳米比亚独立和对邻国发动侵略深表关注,这些活动都源于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澳大利亚赞同对南非实行制裁,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具体建议。如果南非对选择性制裁没有反应,澳大利亚政府将支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考虑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该部长称赞秘书长使用《宪章》第九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为处理主要争端所作的努力,如派遣调查团,对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调查,采取主动行动以结束福克兰群岛的敌对行动。澳大利亚政府欢迎秘书长作为调解人、仲裁人、谈判者或推动者,加强参与对国际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进程。

他赞同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悄悄的外交能力。他不同意将安理会改为一个审议机构。澳大利亚政府建议举行定期会议,以审查国际安全状况。他赞同秘书长的办法:安理会应当加倍努力,处理一两件摆在它面前的主要问题。令他遗憾的是,召开一次不事声张的安理会非正式会议以自由交换意见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他最后表示,希望为了后代的利益,改进作为世界和平维护者的安理会的工作。<sup>15</sup>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说,联合国及其《宪章》体现了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美好愿望。他强调,人们期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争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自决得到促进、经济合作带来繁荣以及人权得到尊重。他补充说,每个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有责任为了其人民和后代,保持这种远见。他注意到,全球

<sup>14</sup> 同上,第101-108页。

<sup>15</sup> 同上,第108-113页。

各地仍然存在着国际冲突、侵略和暴力。他说，联合国是个困难重重的组织，反映了这个混乱世界的现实情况。他补充说，饥饿和疾病使许多人成为受害者，在世界许多地区，基本自由和人权受到践踏。但是，他认为联合国没有失败，其创始人只不过是一些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合国创始国知道，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追求《宪章》的理想，是一项无休止的而且经常令人失望的工作；但是，《宪章》的起草人规定各国向往的标准，希望帮助会员国走向更大的繁荣、自由与和平。他指出，在过去 40 年里，联合国取得了许多成功。他提到在朝鲜、刚果、塞浦路斯和戈兰高地的维持和平与恢复和平的努力，提到各专门机构消灭疾病、救济难民和在通信及运输领域里提供服务的活动。不幸的是，联合国经常不能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它还常常被滥用来为自私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服务。它曾经被作为发泄仇恨和偏执的讲台，如同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中那样。各国人民之间的争端经常被扩大，而不是通过理智的辩论和讨论加以解决。美国认识到，其本国能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决心致力于保护联合国免受伤害和滥用。

他又指出，《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协助解决争端的极大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应当合理和勇敢地用在维护和平方面。他注意到，安理会创造性的行动能够为现实、平衡和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提供基础。从而促进解决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提及第 242 (1967)号决议，该决议为恢复中东和平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和法律构架。单方面的行动不能取得任何成就，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有现实、平衡且具有建设性，才能产生影响。选择性的谴责经常使局势恶化。他要求使安理会的工作尽可能有效，这需要安理会在发生冲突的初期更大地和更系统地介入；更广泛地进行调查、观察和斡旋；理事国之间更广泛和更定期地非正式磋商；秘书长更多地运用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权力。他注意到，其他代表团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可能表明一种协商一致在产生。他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安理会理事国是“和平的监护人”，并强调需要人们更加致力于发挥这种作用。

最后，国务卿指出，联合国未能实现所有崇高目标不应使人们失望。他强调，提醒人们不要不切实际地期望，对于确保联合国指引全世界直接走向共同目标是必要的，会员国应该继续制定鼓舞人们努力工作和坚韧不拔的远大目标。<sup>16</sup>

安全理事会主席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的身份发言，他首先感谢前面的发言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言，并且同他们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谢意。他忆及，联合王国曾参与主持过《宪章》的起草，还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东道国。联合王国政府完全了解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它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所有的活动。在评价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时，该外交大臣同意在他之前的发言人提出的观点。他特别重复了在辩论中表达的有关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需要寻求共同的基础和合作协商的精神，以及安理会期望以一个声音讲话的观点。他注意到，多年来，安理会已看到其作用、风格和工作方法得到了发展，但《宪章》第二十四条中界定的安理会的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仍然不变并且应继续不变。他认为安理会是一个说服力强于胁迫性的机构，并指出，当安理会职能发挥正常时，它常常不是公开开会，而是秘密讨论。在引述丹麦外交大臣的发言“不完全的成功也可以有真正的价值”时，他提及美国国务卿早先提到的安理会的一项成就，即通过第 242 (1967)和 338 (1973)号决议界定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条件。他还提及第 435 (1978)号决议作为纳米比亚问题取得进展的基础的重要性，提及维持和平部队在黎巴嫩和塞浦路斯的成功运用。但是，现在仍存在一个问题，即安理会是否充分有效。他同意前面发言人的观点，即告诫抵制采用修辞性方法的诱惑，并忆及使安理会更加有效的责任应由安理会理事国承担，并且取决于它们的政治意志。

他提及人们就需要改进安理会的方法提出的建议，并且提及了这些方法应该适用的目标。他支持安理会参与加强预防性外交。他还支持举行安理会定期会议，以审议潜在的争端。他认为，秘书长应该早日让安理会注意问题，应该对安理会程序进行认真审查。他承认并非所有争端都得不到解决，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有些并非东西方冲突性的长期争端应通过全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争端中就有两伊争端，该争端有一种普遍赞成解决的意愿；还有阿以争端，那里急需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以第 242 (1967)号决议为基础，规定保证以色列的存在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塞浦路斯的局势，联合国在其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双方对它都表示信任；

<sup>16</sup> 同上，第 113-118 页。

以及南部非洲和南非的局势，其共同目标是消除种族隔离。

该外交大臣又指出，安理会可以集中注意力，精心制订解决方案的框架及促进谈判，但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理事国是否愿意承认其权威和利用其资源。

他最后重申了所有理事国审查安全理事会的惯例、重新承诺忠实于《宪章》中理想并寻求实现其目标的可行途径的重要性。<sup>17</sup>

他接着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并且代表安理会全体理事作出如下声明：<sup>18</sup>

安全理事会于 1985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外交部长级公开会议，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会议由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主持。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泰国、秘鲁的外交部长；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印度商业部国务部长；法国、埃及、丹麦、中国、布基纳法索、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部长。秘书长也发了言。

纪念会的议程是：“联合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责”。

值此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之际，安理会成员很高兴，能有机会由高级代表重申他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和继续忠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他们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广泛的审议。他们对和平还面临着包括核威胁在内的各种威胁深表关切。他们虽然承认联合国并非总能根除这些威胁，但强调联合国仍然不失为谋求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他们欣然看到联合国的会员国不断增加，已接近实现他们所赞同的会籍普及的目标。

安理会成员意识到《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意识到常任理事国的特别权利和责任。他们强调安理会内应有和衷共济精神，以便安理会作为维持国际和平的主要机构能协同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他们承认国际社会寄予联合国的极高期望尚未完全实现，但他们保证再接再厉，履行其个别的和集体的责任，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各种威胁。他们同意在审议国际争端、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动事件时，采取《宪章》所规定的各种适当措施。他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多次作出的宝贵贡献予以肯定。他们再次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根据《宪章》，恪守其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之义务。

他们同意，迫切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的效能。因此，他们决心继续研究各种办法，以进一步增进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执行任务的效能。为此，他们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提出的各项建议。他们对秘书长的历次报告表示感谢，并鼓励他在《宪章》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发挥积极的作用。<sup>19</sup>

安全理事会的纪念会议到此结束。

<sup>17</sup> 同上，第 118-126 页。

<sup>18</sup> S/17501。

<sup>19</sup> A/41/2，第 7 章，第 87 和 88 页。

## 11. 1985 年 9 月 26 日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985 年 9 月 11 日，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568 (1985)号决议，<sup>1</sup>就秘书长委派特派团于 1985 年 7 月 27 日至 1985 年 8 月 2 日访问博茨瓦纳的工作提交了一份报告。<sup>2</sup>该报告概述了博茨瓦纳政府强调与难民的需求紧密相关，特别是与 1985 年 6 月 14 日南非攻击哈博罗内后的进一步要求紧密相关的项目。该报告强调，尽管 6 月 14 日的袭击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全感，但博茨瓦纳仍然坚决向南非难民敞开大门，国际社会应该加

<sup>1</sup> 有关安全理事会第 568 (1985)号决议的审议和通过情况，见第 9 节。

<sup>2</sup> S/17453。